

周禮疏

十九

周禮疏卷第二十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



實

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目直云六彝六注位所陳之處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

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

玄酒在室醴醖在戶齊醖在堂彼是掃祭陳四齊此下

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酌之使可酌各異也若此

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云

周禮王

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

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

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

壘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

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

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

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

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有二矣。其禘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鬯。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注。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是以璋瓚謂也。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五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邊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益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邊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令之豆。邊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

一

周禮

二

朱氏

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辟角。辟散又鬱。人職曰。受舉。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辟角。辟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鬯。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為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彝。臣之所飲也。詩曰。錡之罄矣。維罍之恥。罍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爾雅曰。彝。自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雖讀為也。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彝。夏后氏之尊。故

踐作餞杜子春云餞也而為踐互謂黃日以黃金為目郊  
刊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  
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  
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  
于廟雖禺鼻印鼻而長尾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釋曰言祿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  
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  
奏是樂而裸焉是裸有二此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即  
云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是也后裸之時內宰贊裸而巳至  
宰職云后裸獻則贊理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裸而已至  
於后之朝踐饋獻及酌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裸  
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裸是  
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  
引郊特牲后亞王裸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  
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  
乃後裸其實以此注為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

月礼至

三

陳高

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八豆八簋王迎牲入廟  
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  
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  
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  
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  
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  
之豆簋既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簋在王  
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簋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  
后事故後言薦豆簋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  
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  
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  
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  
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  
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  
后酌實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  
尸因饋獻盞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簋

者案醯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  
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  
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醢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  
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  
薦熟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  
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為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  
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  
獻是王醢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  
云熟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  
豆籩者此即醢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  
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獻  
各一酌尸各一是一各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八為九云祭  
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  
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  
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  
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

言以其特性少牢惟有醢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酌尸後亦  
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  
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  
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  
宗廟士獻二裸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天  
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  
若然子男五獻者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  
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醢  
尸三獻獻祝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  
加用斝角斝散者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為  
證言灌用玉瓚者謂以玉飾瓚以大圭為柄此大圭非謂  
玉人大圭長三尺者直是以圭為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  
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斝角斝散  
者此即內宰所云瑶斝一也以瑶玉為斝形以飾角散爵  
是通名故得瑶斝斝散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斝  
之卒斝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酌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

也云則王醕尸以玉爵也王醕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爵  
角爵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亦以明堂位云爵用  
玉也加用爵角爵散差之推次可知也云雞彝鳥彝謂刻  
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  
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云皆有  
舟皆有彝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  
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  
酢衆不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  
彝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醕尸因朝踐之尊  
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醕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醕后  
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醕尸  
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  
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  
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足故  
舉以為況也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青為  
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

周禮王

五

也

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  
犧象周尊也者證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  
定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  
不合為野饗之義也云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所  
之意其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  
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罍臣之所飲也者  
經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  
罍是酒尊之義云罍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者以諸尊皆  
異物為飾今云罍於義無取故破從稼也云黃彝黃目尊  
也者依明堂什文引明堂位皆證雞彝是夏法罍彝是殷  
法黃彝是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下白即犧象  
之屬為中罍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  
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在僖  
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  
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梓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禘禘在四時之上。嘗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司農讀雝為蚘。雝之雝。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其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司馬大古之瓦尊者。此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立謂黃目以黃金為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為黃金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案祭法云。去廟為壇。去壇為墪。壇墪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為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

月祀五

六

徐願

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說。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譏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別也。云雝。雝屬叩鼻而長尾者。案雝。雝鳥。雝相配。皆為鳥。則虎。舜。雝。舜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釋獸中。爾雅云。雝。雝屬。彼注云。雝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未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云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壘之字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為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壘制。韓詩說金壘。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壘。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口。目蓋取象雲雷之象。壘。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壘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彼金壘。古廷說。

云人君以黃金別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此然向  
東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雖彝當具有虞氏  
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  
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彝而已也 凡六彝六

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洗酌凡酒

脩酌

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  
齊盎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鬱者亦是文

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注故書縮為數齊為齊鄭司農云獻  
是沛之使可酌也 注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洗酌者

洗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讀皆為齊和  
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案立謂禮運曰立酒

在室醴醖在戶案醖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醖酒  
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洗于清汁獻洗于

醖酒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獻  
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 虞夏和和也

周禮五

七

卷末

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  
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從醴醖洗

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  
之今齊人命沽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 澤讀曰

明酌清酒醖酒沛之皆以舊澤之酒凡此四者祿用鬱齊  
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借

五齊三酒 釋曰司農云獻讀為犧已下後鄭皆不從者  
此經為沛酒之法而司農皆不為沛酒法其言無所據依

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  
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為案於義不可後鄭及酒

正已破說立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醖從此盎也彼云立酒  
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

立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醖酒盎齊也者於此經  
及酒正言之盎次醴禮運醖次醴以醖當盎處即一物明

醖酒盎齊也盎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  
明酌至醖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沛酒法難解故釋也



渾酒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渚之，使可酌。云明酌也。云醴酒沈于清者，醴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沈謂新，亦謂渚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沈酌解之，以盎齊欲渚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渚，沈使可酌。故直云沈于清也。云汁獻沈于醴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沈于醴酒者，以鬱鬯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渚之。故云沈于醴酒也。云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渚酒之法，故舉當時渚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醴謂盎齊也。三者皆於舊醴之酒中渚之，但云醴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渚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渚之者，醴齊對盎齊已下三者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

周禮三

九

原修

於醴齊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渚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渚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以渚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同，故略為二等。渚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白、鬯三等之尊，此見渚鬱與二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為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曰醴，明酌清酒醴酒渚之，皆以舊醴之酒者，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渚酒次第為先後祭禮，有裸有朝踐饋獻，酌尸次第為先後，推此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曰齊據禘祭，明大事，裕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

備之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即此大事是禘可知也

大奠存奠彝注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

張昭將向殯為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云奠朝夕乃徹也者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云朝奠日出

夕奠還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酒

存省之大旅亦如之注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釋曰鄭知

於是大國有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彝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

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者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達日放其去來

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羊注天地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

周禮三

九

毛

奠之而已亦非裸耳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

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

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王几

又下云几筵其彫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

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彤几

詩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右俱是為神

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

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

凡設在野所征之地耳經云名物鄭不解之者義在可知故略之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

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

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釋曰北經及下

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當朝則春夏受贄於朝秋冬受贄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

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

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典命云其出

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雅牖戶之間曰宸於宸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

板為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板以此斧板置於宸即以黼宸為摠名也云依前南鄉設莞筵已下以

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方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

席注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凡優至尊也鄭司農云

紛讀為噀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為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

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王几左謂紛如綬有文而挾者繅席削蒲莢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

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案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宸彼及諸文多為斧字者

若據繅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繅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銚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

之義且鄭以斧釋黼云其繡白黑文者繡人職文鄭知以

絳帛為質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

絳帛即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時古故舉屏風為況也孔注顧命其置音戶牖間

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云左右有几優  
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立又於左右皆有几  
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  
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為函於義不安故  
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者案  
傳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旗賈服杜君等皆  
為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緣  
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栢二年減哀伯云藻率鞞  
鞞鞞厲旒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下  
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  
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薄帔有文  
章而狹以為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蒻展之編  
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法況  
之也云畫謂雲氣也老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  
之蓋五色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  
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  
也

###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昨席謂王酌尸

尸酌王王受酢之席亦如

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

酌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受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釋曰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王人在阼階賓在戶牖間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

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受尸酢法者謂若鬱人注

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案特牲少牢

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

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南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

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性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性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亦不然其諸臣案特性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坐降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

加莞席紛純右雕几

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注績時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

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礪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釋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即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為績是對方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礪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彼此今諸侯祭祀席不

周禮三

二

陳雨

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礪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為宜也又不以纁在莞下者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

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釋曰諸侯酌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

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雕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

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雕几聘者彤几

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言國賓老臣也後鄭

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立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聘禮將賓率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形几云筵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縹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縹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彫几聘者彫几形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形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器云

周禮注

十三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示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

甸役則設

熊席右漆几

注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釋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

陳訖入狩田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

凡其柏席用萑蒲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注喪事謂

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立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定則如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

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萑如葦而細者詩云萑葦淠淠同類之物但麤細為異耳先鄭以柏席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立謂柏棹字磨滅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燾燾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棹燾者檀弓云天子革塗龍輅以棹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借鄭云同月死是同時在殯也云皆異几體實不

大九字小六字 周禮三

一四

潤

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敷建設同几鄭云同之言詞謂言語相詞之詞即共詞也故破從詞則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吉祭時以其禫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

###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注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

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僕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立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 釋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几為無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按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

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  
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立謂吉事祭宗廟裸  
於室者洽誥云王入大室裸是也云饋食於堂繹於祊者  
祭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祊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  
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  
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  
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几故亦略而  
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  
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  
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  
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  
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  
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既謀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  
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王鎮已下是也禁

周禮三

十五

禁

令謂禁守不得使注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實物世傳守人妄入之等也之若魯寶玉大弓者釋曰案王制

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太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實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 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

陳之既事藏之釋曰云玉鎮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几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

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

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在東序此其行



於經 釋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  
玉鎮即太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  
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  
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  
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六  
云甲子王被冕服馮玉几出顧命丁云翌日乙丑是甲子  
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  
之日也大保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顧命之事云越七  
日癸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乙丑為九日  
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也云陳寶赤刀大訓  
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摠目語即赤刀已下是也赤  
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刀赤為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  
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云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  
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  
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胤之舞衣

大禮二  
小六百卅五

周禮注

十六

六月

大貝鼗鼓充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胤也和也  
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謂考上  
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  
周鼗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  
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  
陳之不見行事故引顧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經有大祭  
祀出寶器無行事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  
見於經故不引也

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  
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

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  
則三等采地云詔王察羣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  
而行黜 注 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  
也 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

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偏

舉一邊而言也。上春釁寶鎮及寶罍註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

釁讀為徽或曰釁鼓之釁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筮等也云釁

讀為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釁皆以

血也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注吉事四時祭也凶事

王喪朝于祖廟之奠釋曰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

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禮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

盟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禮裕亦在焉云凶事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

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釋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

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注問事之正曰貞問歲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

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

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狸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

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

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選卜大封是

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

齊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參注云

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十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著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五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龜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貍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无咎注云丈人之言長能御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言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

在二六二 月七三

六

補

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二文者

### 若遷寶則奉之

注奉猶送也釋曰此遷寶謂

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 若祭天之司

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釋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

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注司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注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為上將第二為次將第三為貴相第四為司命第五為司中第六為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

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為太尉；中能司中，為司徒；下能司祿，為司空。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去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典瑞掌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

**其服飾** 釋曰：言掌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存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

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月事者，為事而用圭，辨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 **注**

六月礼王

十九

徐考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纁藉，即下文纁五采五就之等也。

**王正日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

**統以朝日** 釋曰：搢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纁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

纁藉玉也。以朝日者，謂注。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王木為，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 **注** 幹用畫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

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為

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其讀為鎮，王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

天子守之繅讀為藻率之藻王就五而也一市為一就程  
曰云繅有五采文者釋繅字以其繅者雜采之名故云繅  
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才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  
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  
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市五采  
則五市一市為一就就成也是采色也者案神禮記云  
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  
使不落絢組繫亦名繅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楊聘  
禮云上介屈繅以授賓是亦名繅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  
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  
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况民得不事君  
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知者案  
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  
門之外又覲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  
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晉讀為摺  
紳之摺者漢有摺紳之士亦謂摺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

周礼二十

二十

卷

插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  
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  
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劔也者劔在紳帶  
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  
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  
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為終葵故名圭首為椎  
頭者為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即此  
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證經  
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相二年減哀  
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市也一  
市為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為一就下云二采一  
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為一行二采共  
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  
一市二行為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者  
與繅皆九寸又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  
謂三色色為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

三采六等注云三六等以朱曰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三豆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公執如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縹皆三采三

就子執穀韜男執蒲韜縹皆二采再就以朝觀

宗遇會同于王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韜見于王觀禮曰侯氏一門右坐

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鄭見曰同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

朱綠也者聘禮記文司農引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覲禮受贄受享皆在文王廟中侯氏

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云春曰朝已下皆大宗伯

文義具諸侯相見亦如之注鄭司農云亦執圭以相於彼也見故鄭隱公朝於魯春秋傳

周禮王

三

毛昌

曰邦子執玉高其容仰釋曰先鄭云亦執圭以相見者亦如上文公執栢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

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侯相爲賓侯伯子男之相爲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伯子男之

臣云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故鄭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

邦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朝容之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有執玉

之法也瑑圭璋韜琮縹皆二采一就以覲聘釋曰此遺

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栢圭之等是若遺臣聘不得執君之圭韜無相信躬與蒲穀之文直

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韜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瑑韜琮

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覲聘者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謂朱綠二采共爲一就也注也大夫衆來曰覲寡來曰

謂朱綠二采共爲一就也

鄭司農去琢有所琢起 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

琮享之也者鄭見欲此經遺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

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

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

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

衆夾曰覲寡來曰聘者此亦據大宗伯云勝覲曰視謂一

服朝之歲即此覲也故云衆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

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也司農云琢有所琢起是

不為相信躬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釋曰此祀

等之文也 郊天也旅上帝者上帝五帝 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

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 注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

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

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立天立謂祀

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

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釋曰司

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

璧請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

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

四朝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揔三尺

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

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

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立天者與大宗伯

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立謂祀天夏正郊

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

於圓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

方立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揔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

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

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

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

禮青圭之等已見祭五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

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

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

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

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王者各郊所感  
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  
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  
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

### 耳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祀地謂所

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釋曰云儻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則  
儻彼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  
故以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  
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  
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  
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  
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  
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  
三陰之月當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周禮注

三

釋曰

即玉人所云裸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  
宗伯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  
伯一裸之 注 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  
等是也 瓚故詩曰邶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

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玄謂肆解性體以祭因為名  
爵行曰裸漢禮瓚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是也云可以挹鬯裸祭  
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裸言祭則裸據賓客祭據宗廟

也詩曰邶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伯受  
爵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

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  
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解肆字故

後鄭釋之玄謂肆解性體以祭因為名者案大司徒云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性體因即以肆為祭

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  
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



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漢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釋曰祭日月謂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

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注圭其邸為璧取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

曰云圭其邸為璧者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為璧但此圭云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二有異鄭直云象不言殺也今日月星辰天神故以殺

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為節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周禮注

玉

玉

注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刻也 釋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饒注云邸射刻而出也致稍饒造賓客納稟食也先鄭云素功無瑑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饒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

### 百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注以致四時日月者

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求地中故謂之土圭 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

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只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也云以知其行何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為至是人君之行得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何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之反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十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引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目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而先鄭言求地中者據大司徒而言耳

周禮疏卷第十

周禮卷第十

十一

北



